

报任安书

司马迁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

太史公、迁父谈也。走、犹仆也。言己为太史公掌牛马之仆、自谦之辞也。

再拜言、少卿

任安字。

足下、曩者辱

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

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故任安责以推贤进士。○二句任安来书。

意气勤勤

恳恳、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

望、怨也。○二句任安书中意。

仆非敢如此也。

一句辨过、下更详辨。

仆

虽罢_疲、弩、亦尝侧闻长者之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

残、被刑。秽、恶名。

动而见

尤、欲益反损、是以独抑郁而谁与语。

言无知心之人、谁可告语。起下文。

谚曰、谁为_去为之、

孰令_平听之。

言无知己者、设欲为善、当为谁为之、复欲谁听之。

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

吕氏春秋曰、伯牙鼓琴、意在泰山、钟子

期曰、善哉巍巍若泰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汤汤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赏音者。

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说己者容。

若仆大质已亏缺矣、

大质、身也。

虽才怀随和、

随侯珠、和氏璧。

行若由夷、

许由、伯夷。

终不可以为

荣、适足以见笑而自点耳。

点、辱也。○一段先作如许曲折、渐引入情。

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

从武帝还。

又

迫贱事、卑贱之事、苦烦务也。相见日浅、少卿相见时近。卒卒、卒卒、促遽貌。间、隙也。○说前所以

不答之故。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安为戾太子事囚狱、更旬月后、便当就刑。季冬、刑日也。仆又薄搏、从

上雍、薄、迫也。又迫从天子将祭祀于雍。恐卒然不可为讳、难言其死、故云不可为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懣、以晓

左右、懣、闷也。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谓任安恨不见报。○说今所以答之故。请略陈固陋、今乃答。阙然

久不报、前不即答。幸勿为过。一段又作如许曲折、看他一片心事、更无处明、而欲明向将死之友、可以想见故人交情。仆闻之、修身者、智之

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

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

矣。特标五者、言有此始得列于士林、见己之无复有此、以起下意。故祸莫憯、同惨、于欲利、须利赎罪、而家贫、最憯也。悲莫痛于伤心、尽心事君、而见

诬、最痛也。行莫丑于辱先、辱先人之职业、行莫丑焉。诟、构、莫大于宫刑。陷割势之极刑、耻莫大焉。诟、耻也。宫、腐刑也。男子割势、女子幽闭、次死之刑。○紧承四

句、正与上五者相反。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接上起下。昔卫灵公与

雍渠同载、孔子适陈、

孔子居卫、灵公与夫人同车、令宦者雍渠参乘、孔子去卫适陈。

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

赵良说商君曰、今君之见

秦王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寒心、惧其祸必至。

同子参乘、袁丝变色、

同子、武帝朝宦官赵谈也。与迁父同名、故讳曰同子。袁盎字丝。赵谈参乘、袁盎伏车前曰、陛下奈何与刀锯余同载。

自古而耻之。

应所从来远。

夫中材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于慷慨

之士乎。

言士羞与宦竖为伍。

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之豪俊哉。

以上叙已亏体辱亲、不足荐士。答任安书中推贤进士语。

仆赖先人绪业、

绪、余也。

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

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

不能

次之又不能

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

不能

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

有斩将搴

搴、拔取也。○不能三。

下之不能积日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

族交游光宠、

不能

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

以上叙已平日不能致功名。引咎自责、文势雄拔。

向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

厕、间也。太史令千石、故比下大夫。

陪奉外廷末议、

外廷、朝堂也。

不以此时引纲维、尽思虑、

如恨如悔、胸中郁勃不堪之况、尽情倾露。

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

闾塔、茸

戎上声、

之中、

闾茸、猥贱也。

乃欲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

士邪。

此段申言不足荐士、再答安意。

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加一笔、更悲惋。

且事本末未

易明也。

以下叙己所以被祸之由。此一句管到受辱著书、且与下文未易一二为俗人言难为俗人言相呼应。

仆少负不羁之才、

负、犹无也。不羁、言才质高远、不可羁系也。

长无

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卫之中。

言袭先人太史旧职。周卫、宿卫周密也。

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

头戴盆则不得望天、望天则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己方一心于史职、不暇修人事也。

故绝宾客之知、亡室家

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

初意本如此。而

事乃有大谬不然者。

捷转。

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

同为侍中。

素非能相善也、趋

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

先明与陵无旧好。

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

自守奇节之士。

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

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以身从事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次明于陵有独赏。

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一振。今举事一不

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同、麇、其短、媒、酒醉也。麇、曲也。谓酿成其祸也。仆诚私心痛之。

一落。且李陵此下言李陵之胜败、曲折周悉。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匈奴垂餌

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蝉、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陵军士少、杀匈奴倍

多、故曰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旃裘、匈奴所服。乃悉征其左右贤王、

左贤王、右贤王、并匈奴侯王之号。举引弓之人、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

不至、士卒死伤如积。恣、○积、露积也。然陵一呼劳、去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

沫、血沾而曰沫。泪入口曰饮。更张空眷、宦、○眷、弩弓也。陵时矢尽、故张空弓。冒白刃、北向争死敌者。一段极力描写。

陵未没时、使有来报、陵麾下骑陈布乐、报陵战克捷。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故意写出公卿王侯丑状。后

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

出。故意写出。○已上详叙李陵。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怆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

款款、忠实貌。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味之甘者自绝、食之少者分之。○上素所蓄积。能得人之

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败、败降匈奴。彼观其意、彼观、犹观彼也。且欲得

其当而报于汉、欲立功于匈奴以当罪、乃所以报汉也。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

功亦足以暴仆、于天下矣。况其摧破匈奴之兵、已足以表白于天下矣。○此段以以为二字贯、是迁意中语。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

未得其便。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上段意中之旨。欲以广主上之意、对上惨怆怛悼。塞睚

崖、眦恣之辞。睚眦、忤目相视貌。○对上媒蘖其短。未能尽明、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

陵游说、税、遂下于理。初上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征匈奴、令陵为助。及陵与单于相值、而贰师无功、闻迁言、谓迁欲沮止贰师、以成李陵、而为其游说、遂下狱。理、治狱官。拳拳之忠、

终不能自列。拳拳、忠谨貌。列、陈也。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吏议以为诬上、天子终从其议、定为宫刑。家贫货赂不足

以自赎、法可以金赎罪、而迁无金可以自赎。交游莫救视、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观家贫货赂三句、则知史迁作货殖游侠二传、非无为也。身

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伍、对也。深幽圜陵、圜、图圜、狱也。固语、之中、谁可告愬者。此

真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乎。己上详叙自己。李陵既生降、颓其家声、而仆

又得是之蚕室、得、次也。养蚕之室温而密、腐刑患风、须入密室乃得全、因呼为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事未易

一二为俗人言也。一二、谓委曲也。言陵与己事、俱不能委曲向俗人说、谓俗人不知也。○此段总结上两段、下乃专叙己所以不自引决之意。仆之先、非有剖符丹

书之功、汉初功臣剖符世爵、又论功定封、申以丹书之信。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迁父为太史、掌知天文、律历、卜筮、祠祝之事。固主上

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不为天子所重、故为流俗所轻。假令仆伏法受诛、自引决。若九

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俗又不能与死节者次比、特以为智穷

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也。挽一句指仆之先以下言。人固

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趣、同趋。异也。彼此付量、轻重较然、结上生下。太

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义理、颜色。其次不辱辞令、言辞、教令。其次

诟体受辱、诟体、长跪也。其次易服受辱、易服、着赭衣。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关木、桎械也。索、绳也。箠、杖

也。楚荆也。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剔毛发、髡也。婴、绕也。婴金铁、钳也。其次毁肌肤断短、短、肢体受辱、

黥刑、剕刑。最下腐刑极矣。宫刑腐臭、故曰腐刑。○历借不辱受辱者、以形己之极辱、文字奇丽而瑰玮。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

不可不勉励也。上大夫有罪、则赐自杀、不致加刑以辱之、所以励士节。○曲一笔、言此是太始之言、非今日之谓。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

在槛阱之中、槛、圈也。穿地为坑曰阱。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其威为人所制约、故渐积至此。○引起。故士有画

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定计于鲜也。鲜、明也。未遇刑自杀为鲜明。士之励节如此。今交

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榜、击也。幽于圜墙之中、圜、墙狱也。当此之

时、见狱吏则头抢地、抢、突也。视徒隶则心惕息、警惕而喘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

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勉强厚颜。曷足贵乎。以上叙已受辱。且西伯、文王。伯也、

拘于羑有、里、

羑里、殷狱名。

李斯、相也、

秦始皇相。

具于五刑、

先行墨劓剕宫、而后大辟、故曰具五刑。

淮阴、王也、

受械于陈、

韩信为楚王、人有告信欲反、高祖用陈平谋、伪游云梦、信谒上于陈、高祖令武士缚信、载后车。至洛阳、赦为淮阴侯。

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

抵罪、

彭越、梁王。高祖诛陈豨、征兵于梁、越称病、上捕之、囚于洛阳。张敖嗣父耳为王、人告其反、捕系之。

绾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

绾侯周勃。诛诸吕、立孝文、权盛于五伯。后有告勃谋反者、遂囚于请罪之室。

魏其、大将也、衣

去声、

赭者、衣、关三木、

魏其侯窦婴。坐灌夫骂丞相田蚡不敬、论弃市。赭、赤

色。罪人之服。关、穿也。三木在颈及手足、桎枷械也。

季布为朱家钳奴、

布为楚将、数窘汉王、楚灭、高祖购求布千金、敢舍匿者、罪三族、布乃髡钳之鲁、朱家卖之。

灌夫受辱于

居室、

丞相田蚡娶燕王女为夫人、太后诏列侯宗室皆往贺、颍阴侯灌大怒骂之、坐不敬、乃系于田蚡所居之室。

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

罪至罔

同网、

加、

罔、犹法也。

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

也。

历引被辱古人自证。

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何足怪乎。

言勇怯强弱、皆缘形势顿殊、原无定体、

自古以然、何足怪乎。

夫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以稍陵迟、至于鞭箠之间、乃欲引节、

斯不亦远乎。

言人不能早自裁决、以出狱吏绳墨之外、而稍迟疑、则至鞭箠、欲引节自决、不亦远于知几乎。

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

此也。

找转刑不上大夫句。○以上言不必引决，以下言己之不引决，乃更有所欲为。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

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

言激于义理者，则不贪生念顾、义不得已也。

今仆不幸早失父母、

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

言父母兄弟已丧，无可念矣。视我于妻子何如哉，言何足顾也。

且

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

死节要归于义，何尝论勇怯。

仆虽怯懦欲苟活、亦

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纆绁之辱哉。

跌宕。

且夫臧获婢妾、

荆扬淮海之间、呼奴为臧、呼婢为获。

犹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

应上不得已。○再跌宕。

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

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凡作无数跌宕、方说出作史记本意。笔势何等

纡回、何等郁勃。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傥非常之人称焉。

倜傥、卓异也。○先虚提一笔。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

崇侯谮西伯于纣、纣乃囚之于羑里。西伯演易之八卦为六十四。

仲尼厄而作春秋、

孔子厄于陈蔡、还作春秋。

屈原放

逐、乃赋离骚、

屈原为楚怀王左徒、上官大夫谗之、被放逐、乃作离骚经。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失明、谓无目也。

孙子膑

膑、脚、

脚、

兵法修列、

孙臆与庞涓俱学兵法、涓自以为能不及臆、乃阴使人召臆、至则刑断其两足而黥之。臆、刖刑、去膝盖骨。人因呼为孙臆。

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秦始皇迁吕不韦于蜀、于是

著书、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名吕氏春秋。

韩非囚秦、说税、难孤愤、

韩非、韩之公子也、入秦为李斯所毁、下狱。非先曾著孤愤说难十余万言。

诗三百篇、大

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倒句。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

事、思来者。

述往古兴亡贤愚之事、思来者以作戒也。○三句总承上八句说、此广引被辱著书之人、以发作史之意。

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

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独复引左氏孙子等、以其废疾与己同、因遂言著书、宜与之一例也。仆

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事、综其终

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

黄帝。

下至于兹、

汉武帝。

为十表、本纪十

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地之际、

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

极刑而无愠色。

忍一时之辱、而重万世之名、立志诚卓。

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

藏于山者、备亡失也。

传之其人、

通邑大都、传之同志、广之邑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史迁深以刑余为辱、故通篇不脱一辱字。此结言著书偿前

辱、聊以自解。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回应前文、关锁紧密。且负下未易居、负累之下、未易可居。下

流多谤议、下流、至贱也。仆以口语、遭遇此祸、重为乡党所戮笑、以污辱先人、

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

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

沾衣也。言如此便应逃遁远去。身直为闺阁_蛤之臣、宁得自引深藏岩穴邪、故且从俗浮

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闺阁臣、阉官。引、出也。狂惑谓小人。言所以不得逃遁远去、只因久系闺阁之臣、故不得自主耳。岂真得位行道哉。今少卿乃

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私心刺_辣、谬乎。刺、戾也。○此书大旨、总是却少卿推贤进士之教。故四字为一篇纲领、始终亦自相应。今虽

欲自雕琢曼_万、辞以自饰、曼、美也。无益于俗不信、恐益为俗人所不信。适足取辱耳。要之

死日然后是非乃定。言死后名誉流于千载也。○直应上本末未明句。书不能悉意、略陈固陋。谨再拜。

此书反覆曲折、首尾相续、叙事明白、豪气逼人。其感慨啸歌、大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文情至此极矣。